

## 考辨工义谱的“电”字

郑国权

弦管工义谱，在过去所能见到的手抄本，或手抄后用石版印刷，以至近代刻蜡版的油印本，无不是以“乂工六电一”五个字作为基本谱字。弦管界人士对它习以为常，一眼便能唱读出音来。但对于圈外的人，则常为其中的“乂”“电”这两个字所难住。尤其是对“电”字，因为任何字典都找不到它。在铅印年代，即使找遍所有字盘，也找不出这个字粒，后来只好把“电”字的冒尖部分削掉以代之。

那么，这个“电”字，是不是弦管古乐与生俱来的？大概不是，记得曾看过一本清光绪年间的手抄曲谱，其中“思、电”两字兼用。这个“电”字，可能是“思”字因行草写法而变异的。因早在它 20 多年前的咸丰年间，有本刊刻本《文焕堂指谱》，36 套指谱和 12 套大谱，则不见任何“电”字，竟然是清一色的用端端正正的“思”字。其后变异普及开来，也许是抄谱者为了省笔（“思”九笔、“电”五笔），一省近半，事半功倍，所以不见纠正。

（下图为《文焕堂指谱》之一页）



这部《文焕堂指谱》刊行于一百六十多年前，疑是泉州文馆会在“文革”中丢失的，后来在台南古董店出现，幸为成功大学胡红波副教授于 2002 年间高价买下，嗣后经胡先生的同事施炳华教授的帮助，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才得与台南胡氏拾步草堂合作，用原书影加上电脑制谱，编成《清刻本文焕堂指谱》一书，

于 2003 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。有了这本难得的古谱为据，我们便从此开始，凡是出版的弦管曲谱，一概用“思”字，彻底把那个令人把费解的“电”字抛弃。其后，晋江苏统谋主编的十多部曲谱，手稿虽然仍习惯写“电”，但他欣然接受，赞同改用“思”字，全部用本社这种制谱软件编排正式出版。

在这期间，还有一些部门先后出版的几部精装的古曲集，仍然坚守“电”字。原因不详，其编者也许不知道有《文焕堂指谱》，也许认为孤证尚不足信。

为了进一步求证，笔者电请台湾王秋桂教授从其藏书中复制一本明末人周亮功著的《书影》邮来相赠。该书中 264 页有一段至关重要的记载：

**“李君实曰：道书钧天乐部万种，其留人间者，琴耳。**

**乐调亦万种，其留人间者，思、一、六、犯、工、尺六字耳。”**

经查证史料，“道书钧天乐”及其“乐调”是产生在唐高宗时（公元 650-683 年）。这与中央音乐学院吴晓萍博士在其《中国工尺谱研究》一书中，认为弦管工尺谱产生于隋唐的观点相当接近。

从钧天乐六个谱字来看，“思”字排在首位，它与“一、六、工”共四个字，与弦管谱的“思、一、六、工”完全一致。居中有一个“犯”字，弦管谱中也有“凡指”或“犯调”，其义或相通。只有“尺”与“乂”有异。弦管谱早期也许有“尺”字，为何变异为“乂”？在字典中，“乂”的普通话读音是 yì，与“义”“艺”同音，与“乂 ce（差）”音则相去甚远。或缘于泉州方言对“乂”字，都读为“出差”或“开乂”的“差”、“乂”音，而且“乂”比“尺”省笔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或是为了谱字更准确地表音而改动。因为“尺”字，方言读起来属仄声，音短促，不能拖长，而“乂（差）”字属平声，可以一口气延续长音。所以古往今来的弦管曲谱，都只有“乂”而不见“尺”。正因为弦管曲谱中没有“尺”字，当然不能叫弦管工尺谱，统称为弦管工乂谱为宜。

再后附带挑明的一点的是，以“乂工六思一”五个简明表音汉字为唱音的弦管曲谱，见字知音，比起以拆开汉字部件又无表音功能的符号组成的“半字谱”和“减字谱”，自然更为方便解读与传承。

为谱字正本清源，作此考辨，妥当与否，敬请指正。